

◎ 对话

文学共读 乐享童年



4月23日,黑龙江省图书馆亲子共读阅览室内,孩子和家长一起读书。
新华社记者 张涛摄

共读一本书,家长谈不出来感受,即使想交流,也想不出来交流的题目。

钱理群:“共读”是“真读”。

金波:对,甚至是研究性地阅读。家长要想了解孩子,就从阅读开始。没有共同的阅读,家长不会了解孩子深层次的所思所想。还有家长问我:您觉得该怎么给孩子推荐书?能否列个书目?我说:即使列出书目,局限性也很大,不见得适合你的孩子。我建议家长,首先要了解孩子喜欢读什么书。他读完了哪本书,愿意跟你交流,就说明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这是你了解他阅读趣味的一个途径。慢慢地,你就知道孩子喜欢什么书了。“亲子共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推荐书目的层面。

钱理群:我做一点补充。实际上在亲子共读时,家长自己也是有变化的。有的家长自己已淡忘了童年,通过阅读,能够回归自己的童年,即与孩子“共享童年”。

金波:对。进入成年后还要与孩子“共享童年”,“共享”很重要。

钱理群:家长没有童年记忆了,那就帮他再回到童年。家长引导孩子,先要了解孩子,就是你刚才讲的,要了解孩子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与孩子一起阅读和讨论,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和孩子共同提升的过程,这样就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共鸣。

我还主张爷爷奶奶和孩子一起读。爷爷奶奶也有这样的精神需要,他们也借共读回到童年。实际上这样的亲子共读有三个阶段:从童年、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再到老年。这是一个家庭文化的逐渐形成与发展过程,其核心是使全家人获得精神的共鸣,而且贯穿每个成员的一生。

金波:是的。其实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有鲜明的个性了,他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他待人接物的表现等,能看出一个孩子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我觉得家长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孩子,进一步和他交谈,借助阅读的话题,发现孩子的认知能力和感受能力。

比如生活经验的积累与审美趣味的养成,这些都离不开阅读。这个话题我觉得家长一定要重视,亲子共读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生活经验的积累。阅读是软功夫,它带来的影响未必能立竿见影。阅读的方法、

观念,包括它的功能以及分级阅读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

钱理群:还要注意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我认为你对儿童文学创作最大的贡献,是把汉语的音乐性、装饰性、文学性,都做了充分的发挥。所以我建议家长和孩子读你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要特别注意语言。

我对你的作品语言有一个概括,就是“俗白中的精致”。它继承了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一个重要传统。所谓“俗”,就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白”,就是白话。你的作品,用的都是日常的生活用语,是纯粹的白话,又很讲究,追求俗白语言中的精致的美。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写出白话的“味儿”来。好像很随意,其实十分用心、讲究。

在我看来,你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母语教育非常好的教材,需要细细品味。我们编《金波诗选美文·钱理群精读点评本》,我评点的任务就是提醒、帮助家长、老师和孩子注意作品的细节。比如你描写花的红,用了“醉红”这个词,就很耐琢磨。“醉”是喝醉了,“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主体和客体融合了,“红”是一个单纯的花的颜色特征,但“醉红”,就渗入人(观察者、描写者)主观上“沉醉”的感觉,变得迷人起来。你作品中的语言看似毫不经意,顺手写出,其实句句、词词精心琢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俗”和“雅”结合起来了。

金波:你帮助我提炼了。其实我写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段文字后,一定要自己读一下,而且读的时候要出声地读,顺不顺自己首先感觉出来。这个句子是不是太长?断成两句是不是琐碎?经过反复斟酌,这种语言的感觉就有了。读和不读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刚才一说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亲子共读的时候,或者孩子独自阅读的时候,尽量要出声读、大声读,读散文更要这样。

钱理群:有的地方要细细地读,轻轻地读,有的地方要大声读。

金波:朗读一定要听见自己的声音——最亲切、最真实的声音,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钱理群:这就是汉语的特点了——音乐性。音乐性之外,还有色彩感、绘画感。这背后就是生命感:汉语是有生命的语言。

金波:儿童文学给孩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但要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文学的功用,我认为离不开“亲子共读”。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很快得到大家认可。一开始,就是家长舍得花钱给孩子买书。图画书刚刚流行的时候,一些家长觉得比较贵,接受了“亲子共读”概念后,便不再觉得买书花费大了。但很多家长没时间陪孩子读或没兴趣读,不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读。

针对这个问题,我首先问家长,你们会专门给孩子准备一个小书架吗?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虽然没有独立的书架,但我告诉他们书架下面的两层是你们的,这个很重要。孩子会觉得有自己的图书天地,这儿的书是我的,这样就有了一种支配书的权利,想读哪本,就可以读哪本。亲子共读不仅要引导,也要给予孩子尊重。

第二个问题,我问家长:你能不能花点时间,陪孩子共读一本书?不是你读你的书,我读我的书,而是“共读”一本书。虽然那本书你可能读过,但现在还要读一遍。为什么?就为了能跟孩子交流阅读感受。如果不

薛涛小说《桦皮船》:

讲述民族文化浸润中的童年故事

毕海

薛涛的《桦皮船》聚焦东北少数民族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桦树皮船制作技艺,勾连起鄂伦春族的山林生活与沈阳现代都市生活,讲述了少年乌日与民族文化传统相遇的故事。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态、儿童成长……小说围绕的皆是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

《桦皮船》无疑有着作者独特的巧思。整体上,小说以“返乡”为主线。可以讲,整篇小说都在呈现回乡路上的风景。乌日、托布和李阿哈三人的“返乡”,各不相同又相互纠缠,意外频发又合乎情理。他们在旅途中遭遇的多重“风景”,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掩卷深思。也正是从“返乡”叙事开始,《桦皮船》将民族文化、自然、



成长等诸多重要议题纳入其中,使这篇小说获得了超越性,成为一部民族文化浸润童年的出色之作。从大城市沈阳到边地大兴安岭十八站,借助返乡叙事,薛涛充分表达了他的创作理念和文化省思,也展示了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追求,为新时代儿童文学民族文化主题书写提供了范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种儿童文学创作类型及理念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当代儿童小说创作。一种是“追随永恒”,多以记忆书写呈现童年生活和成长历程,用“牧歌式”笔调展示过历史艰辛和平凡,表现前现代乡村与人的永恒;另一类是“感动当下”,关注现实校园,关切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都市生活,反映孩童在现代生活中的思想嬗变,一些还涉及儿童在应试教育前的心态。这类创作中,部分作家汲取借鉴西方“顽童”书写资源并加以转化创造,成为当代中国“热闹派”童话的滥觞。

毋庸讳言,“追随永恒”和“感动当下”两种儿童创作观及其写作实践极大推动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这两种主流儿童叙事模式在当下也逐渐遭遇某种程度的写作困境。“追随永恒”虽强调艺术性,但其叙述多局限于乡村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儿童生活实际产生了一定距离和隔阂;“感动当下”关注城市校园生活,但过分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分歧,往往流于对童年生活的刻

板化描述,导向另一种脸谱化、平面化、单一化的“顽童”形象。《桦皮船》所表现的“返乡”叙事,既关注城市儿童生活形态,又聚焦民族文化和乡村边地少数民族生活景观,将现代都市、地域文化及自然生态等议题放置于儿童成长叙事中,并不局限在某一空间向度,而是表现成长的多重空间,恰是快速变化的当代生活之丰富性多样性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桦皮船》突破了既有写作的范式和藩篱,充分汲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丰沛的写作资源,将记忆与现实、乡土与都市、自然与人文交融在一起,从乡土山林和城市校园两个空间刻画成长,呈现出丰富的审美维度。小说中乌日的离家与“返乡”,对鄂伦春族文化生活的触碰和感悟,并非描述某种“停滞”的“被展览”的文化奇观,而始终存在着当代视野和当代文化的观照,体现出作者以活态民族文化浸润儿童心灵、情感和生活的努力。

正如小说中所写,“桦皮船恋恋不舍,在河心徘徊几圈,然后随波逐流向下游漂去。在白桦林诞生的时刻,它就想去看大海,今天如愿以偿,向着大海出发了”。“桦皮船”最后的归宿,有着显著的文化象征意味。作者对于民族文化和现代性的思考,不是保守的怀旧的批判式展示,而是独具包容性的当代哲思,是新时代儿童生活、现实境遇及童年文化想象真切而饱满的表达。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本版推出的几篇文章紧紧围绕儿童文学这一主题:头条是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与学者钱理群的对话,二人一致认为,阅读是了解孩子的重要方式,家长应当通过“共读”陪伴孩子成长。几篇书评可以视作这一话题的延伸,张炜的《橘颂》、薛涛的《桦皮船》、高凯的《草从里的那个孩子》3部儿童文学佳作,或以动物为主角表达友爱主题,或讲述少数民族少年成长故事,或呈现富于童心的诗意思象,均是亲子共读的良好素材。希望这些文章对“大读者”和“小读者”都有所启发。

——编者

张炜新作《橘颂》:

呈现人与动物的友爱

钟倩



童年是人生的故乡。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沉潜6年写就的儿童文学新作《橘颂》,讲述老文公带着一只叫橘颂的猫住进山里后发生的琐事,串联起童年与记忆、自然与生态、人心与人性,探讨生活真谛,诠释友爱、天真、互助,为孩子们带去奇思妙想和无尽启发。

红彤彤的橘子,绿莹莹的枝叶,可爱的胖橘猫……色彩明丽而温馨的画面,营造出意象纷呈的瑰丽氛围。偏僻而幽静的山村、神秘而古老的石屋、命运多舛的老文公、留守不走的老棘拐,组成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乡土世界。《橘颂》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边写老文公如何与留守乡邻李转莲、老棘拐和重孙石村,追回家族历史,探问荒芜石村,整理著述手稿,解密海洋“冰娃”。小说开篇写道,“橘颂第一次出城……一辆旧货车,驾驶

室里有烟味儿。车子爬过几个大坡,司机要抽烟。老文公指指橘颂。司机把烟放到一边”。寥寥几句,猫与人的友爱跃然纸上,众生平等的情怀力透纸背。

全书高潮部分当归结尾处的桂花盛宴。“尊敬的女士,先生们!在这个桂花盛开的夜晚,请接受我们,我和橘颂,我俩的祝福!”墙上贴的橘树画,诗行一样的菜单以及方形餐桌上摆着的三岔青铜烛台、高脚酒杯、桂花饼,还有老棘拐带来的蘑菇和玻璃瓶装水……与其说这顿丰盛的筵席是对乡邻们的答谢,倒不如视作对大自然的感恩圣餐。这一幕场景与作者《我的原野盛宴》中外公祖母为野物们摆宴异曲同工,如书中老广所说,“人和野物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人帮它,它就帮人。”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在《橘颂》里悄然升华了。书中埋藏着一道“草蛇灰线”,即人们对橘颂的态度,从与它的互动中揭露真相,鉴照人性:货车司机抽烟,被老文公阻止;李转莲剥鸡蛋黄喂橘颂吃,邀它去家里吃荠菜水饺,老文公提出给橘颂添个碟子,并挡回了她要加的醋;橘颂带黄鼬回家,老文公把所剩无几的肉块分给它俩吃,还把小咸鱼全部让给橘颂;水根要和橘颂亲嘴,被老文公阻挡,直说“它和我们的口腔菌群落不一样”;老棘拐从橘颂的碟子里捏鱼丸吃;大洋彼岸的儿子投身金融,只有小孙子哭着嚷嚷“我要橘颂”……不难看出,橘颂是童年的另一个“我”或“我们”,

都在想那只小鸟/行走的姿势/想着在一只小鸟带领下/走路和幸福”。人类渴望与动物和谐相处,但动物也需要距离产生“美”。第四类,写生态环境的变化。《豹子回来了》中,人们又惊又喜,既害怕了,又想见,“自从豹子回到林子以后/大山看上去威风了/人也威风了”,生态向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第五类,借动物表达自身的困惑。《玩毛线球的小猫》,写妈妈借着织毛衣来掩护来监督孩子,却让小猫天天玩,孩子不理解。“小猫可能才是妈妈亲生的”“似乎小猫才是那件毛衣/未来的小主人”。过分的严管使孩子心中不满,写动物,也是写人,诗集中的不少作品都展示出孩子成长中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对生活的思考。

诗集中还有一些状物诗。普通的物被诗人赋予独特的生命意义。比如把下雪想象成满天水滴在开花、在迎春,表达孩子对春天的期盼。又如《其实沙漠不是一盘散沙》写沙子选择沙子,就像小伙伴选择小伙伴,彼此之间跟着、拉着、喊着,“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形象地揭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人生哲理。

诗集中大量的人文诗,内容非常丰富。《村小:生字课》已广为流传的名作,还有几首也不同寻常。《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写爸爸妈妈和孩子生气时,孩子叫出他们各自的小名,爸爸妈妈就变成孩子的小朋友,这是一首智慧之诗。在《修表匠》中,诗人写道:“面对时间 修表匠只会修理时分秒/不会修理年月日/所有的时间都不是修表匠的”。连修表匠都无法把控时间,说明时间不可逆转,启发孩子们要珍惜时间,热爱生命。

高凯的童诗,有孩子气,有孩子味,写的是孩子眼中的自然和世界。诗人的精神最终都得靠语言完成,诗人希尼认为:“诗歌词语的目标是逐渐成为内容”。高凯用童心为文字镀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他的诗歌语言具有鲜嫩的质地,闪耀着太阳的光泽,弥漫着花草的气息,释放出心灵的热能,字里行间闪烁着爱的火焰,是孩子们走向美好未来的成长伴侣。

高凯诗集《草从里的那个孩子》:留住童年的诗意思象

王立世



地,一只幸存的鸟受到惊吓,“一整天我都想去问那只孤单的小鸟/是不是想找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对无枝可依的小鸟充满同情和担忧。《鱼儿的眼泪我们谁也看不见》中,诗人敏锐地发觉鱼儿的悲伤:“没有哪一条鱼儿敢跑到人世间/给我们泪流满面”,不是笑话鱼儿胆小,而是批评人类缺乏慈悲。第三类,写动物与人类的隔阂。《和一只小鸟走在一条路上》,“我加快了小鸟就加快了/我放慢了小鸟就放慢了/小鹰总是有意/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小鸟始终提防着人,“小鸟在我接近它时惶恐地飞上天”。面对此情此景,诗人感慨:“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距离呵/好长时间我